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7/12
10 February 1997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3

会议工作安排

特别报告员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先生
按照委员会第 1996/1 号决议提交的
关于布隆迪人权情况的
第二份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3	3
一、总的情况.....	4 - 36	3
A. 1996年最后三个月里布隆迪境内冲突的演变 情况	4 - 16	3
B. 布隆迪的情况继续停滞不前	17 - 36	7
二、关于人权情况的意见	37 - 72	11
A. 侵犯生命和人身健全权的事件.....	37	11
B. 强迫失踪	38 - 50	11
C. 迁移自由和选择居住地自由权利遇到的障碍	51 - 57	13
D.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障碍	58 - 61	15
E. 侵犯达到适当生活标准的权利和健康权.....	62 - 65	16
F. 侵犯教育权	66 - 72	17
三、最后意见和建议	73 - 117	18
A. 最后意见	73 - 88	18
B. 建议.....	89 - 117	22

导 言

1. 本文件是特别报告员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96/1 号决议提交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该报告是他提交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关于 1996 年 2 月 16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情况的报告(A/51/459)的续篇，覆盖 1996 年最后三个月时间。但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向大会所表明的那样，关于人权情况意见的章节将覆盖 1996 年 2 月中至 9 月底这一段时间。

2. 第一章就布隆迪的一般情况和最近发展事态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第二章载有特别报告员认为必须对于人权情况提出的意见，最后一章提出了他的最后意见和建议。

3. 在委员会第 1996/1 号决议将他的任期再延长一年以后，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7 月 1 日至 17 日第三次访问了布隆迪(见 A/51/459,第 1-9 段)；然后他于 1996 年 11 月 15 日前往联合国总部向大会第三委员会提交其报告，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卢旺达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勒内·德尼-塞吉先生也出席了这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报告员还会见了南非、布隆迪、智利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 Lansana Kouyaté 先生。此外他参加了人权观察会及其一些成员在纽约、华盛顿和布法罗举办的布隆迪问题电视会议。最后他参加了法国国际电台的几次电台节目，英国广播公司的几次节目和巴西电视台的几次节目。

一、总的情况

A. 1996 年最后三个月里布隆迪境内

冲突的演变情况

4.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7 月 1 日至 17 日第三次访问以后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布隆迪人权情况的报告中已经表明了趋势，但在刚刚过去的 1996 年最后三个月里，席卷扎伊尔东部地区的危机严重地加剧了这种趋势。往往很激烈的冲突和战斗已经升级，其部分原因是 Banyamulenge 叛乱分子展开了活动，导致居民迁离和逃往乌维拉和南基伍和北基伍其他地区。据认为，在这些人口迁移期间，许多胡图叛乱分子，包括其一般工作人员通过布隆迪南部和西南部各省前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5. 扎伊尔最近出现的危机和暴发的叛乱直接影响到布隆迪，并转移了国际社会对该国事务的注意力。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冲突的两个主要方面——武装部队和叛乱分子利用扎伊尔情况恶化带来的暂缓期发起新的进攻，前者希望制止叛乱，而后者希望进一步加强其在布隆迪的存在，同时试图在坦桑尼亚建立新的基地。这种情况加剧了内地和邻近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各省里的紧张局势。

6. 除了在卡扬扎、卡鲁齐、穆拉姆维亚和吉特加各省发生严重骚乱以外，还在南部和西南各省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布鲁里、马坎巴、鲁塔纳、鲁伊吉和坎库佐。在扎伊尔，战斗似乎中断了叛乱分子的供应来源，因此迫使他们一有机会就加强对布隆迪军队的袭击。据说武装部队本身也发起了一些军事行动，防止叛乱分子跨越国境并在靠近布隆迪边界线坦桑尼亚一边建立新的基地。特别报告员获悉，最近几个月里在沿着坦桑尼亚边界的几个关键地方大规模部署了布隆迪军队和设备，目的是遏制叛乱分子的行动。

7. 据报告，在12月下半月以后，叛乱分子在布隆迪南部布琼布拉省农村地区、马坎巴省和布鲁里省对军事阵地发动了一些进攻，并在RN3号公路上、尼安萨湖附近和通往布加拉马的路上进行了一些伏击，显然导致几名平民和士兵死亡。对布鲁里省各社区袭击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破坏该地区各军官的士气。

8. 最后，通往鲁蒙格的从布琼布拉到布隆迪南部的RN3号公路据称成了几次伏击的目标，这表明该地区的局势越来越不安全。据报告在马坎巴省离尼安萨湖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几次小规模战斗。尽管几个月来首都的安全情况一直在改善，但特别是布琼布拉东南部附近山丘上的枪声并非难得听见。

9. 为了更好地反击叛乱分子的活动，据报告，事实上的政府对叛乱分子进攻的破坏性似乎特别严重的布琼布拉农村、卡扬扎、吉特加、穆拉姆维亚和卡鲁齐等省改组了行政结构，目的是使军事当局进一步控制居民并简化这些省的行政管理。

10.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提交大会的报告(A/51/459,第11段和第12段)中所指出，1996年11月和12月战斗的白热化激起了冲突双方不断地相互杀害和屠杀、有针对的谋杀、任意逮捕、强迫失踪、掠夺和土匪行为以及毁坏私人财产。尽管按照所收到的指控，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最终责任往往归于武装部队，但叛乱分子也显然往往参与这些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仍然是这种任意暴力行为的无辜受害者，而这种暴力多数是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报

告员希望指出，叛乱分子、图西民兵或跟随军队的流离失所者收容营里的图西团体也都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谋杀行为负有责任。他再次极其严厉地谴责这些暴行，而不论其肇事者是谁。

11. 特别报告员请事实上的当局采取步骤惩处犯罪和屠杀行为，他不是专门针对它，而是鼓励它兑现布隆迪政府以前所作的承诺。正如他在其提交大会的前一份报告(见 A/51/459,第 13 段和第 14 段)中所说的那样，布隆迪普遍发生的暴力和动乱可以归咎于几个因素或几方面，首先归咎于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其次归咎于与他们有牵连的民兵，最后归咎于基本身包括各种团体的武装反对派。所有这些因素尽管程度不同，但都造成了目前正在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现象。因此不管叛乱团体在暴力和屠杀中的作用如何，将它们与批准了主要国际人权文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因而受到严格义务拘束的缔约国同样地对待，这是不公正的。尽管从技术上来说，这些义务对于叛乱分子或武装集团不具有同样的拘束力，但这些团体也有义务尊重作为国际习惯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受到所有文明国家承认的某些人道主义原则。在其前几份报告和声明中，特别报告员象指责布隆迪国家工作人员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那样严厉地谴责叛乱反对派实施的暴力和暴行。然而特别报告员绝不低估布隆迪军队在与叛乱团体对抗时遇到的困难。¹

12. 由于往往归咎于叛乱分子的军队和叛乱分子之间的许多冲突、卷入冲突的各种力量的规模以及过去一年中这些冲突实际上发生在布隆迪主要地区，所有这些情况导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国正在由于真正的内战而四分五裂(另见 E/CN.4/1966/16,第 10 段和 A/51/459,第 12 段)。1996 年 10 月和 12 月发生的冲突表明，叛乱分子动用了迫击炮，而军队以飞机进行报复。

13. 尽管至今为止有几种证据表明，有时叛乱分子使用比较尖端的装备，而且其作战后勤也得到了改善，但他们似乎没有强大到在正规战斗中足以给予布隆迪军队以决定性打击的地步。叛乱分子至今使用的武器基本上是手工制造和临时拼凑的，由于战斗中使用各种射弹和材料，他们遭受的创伤有时非常难以治疗。然而根据特别报告员最近收到的资料，叛乱分子特别是在布琼布拉农村、穆拉姆维亚和卡扬扎主要由军事车辆使用的土路上设置反坦克地雷，显然已经造成至少 28 个人死亡和 12 人受伤，其中既有士兵又有平民，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4. 在这一年的最后三个月里，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武装集团或叛乱分子继续在全国各地不停顿地袭击许多军事阵地。有人指称，这些袭击引起了军队的报复，往往是对平民的报复，造成许多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伤亡。报复几乎总是采取同样的模式：一组叛乱分子在小型战斗或伏击军事阵地以后立即撤退，军队予以反击，追击叛乱分子一直追到山丘地带，而流离失所的图西人往往临时离开其难民营随同他们前往。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叛乱分子，他们将共同迁怒于山丘地带的居民，杀害他们、掠夺他们的财产或烧毁他们的房屋。布隆迪军队显然在查明或抓获袭击军队阵地的叛乱分子方面遇到困难，这说明过渡政府为何采取新的战略，必要时动用武力将山丘地带居民赶在一起，从而查明叛乱分子并将他们同其供应基地隔绝开来。

15. 然而特别报告员坚定地相信，事实上的当局有办法纠正布隆迪在非洲前线国家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里普遍的恶劣形象，努力承认这些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进行认真调查，揭露和惩处犯罪者。有人指称军队于1996年10月22日屠杀了在锡比托克省布干达区 Murambi 基督复临教堂里避难的298名返回难民，而该军区司令员最初否认这一指称，事实上的当局12月1日要求对此案进行初步调查，如果武装部队成员再次进行屠杀，但愿继续进行详细的调查或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特别报告员非常震惊地获悉，有人指称布隆迪军队于1996年12月仅仅在卡扬扎省一处就杀害了大约3,000名平民。如果布隆迪当局希望向国际社会表明，军队没有从事这种性质的侵犯人权行为，他们就绝对必须允许人权观察员尽可能接触证人和前往出事现场，并为他们的调查提供便利。如果他们拒绝承认某些事件或在调查过程中设置障碍，只能违背事实上的政府的基本利益，并永久地损害其国际公众舆论眼中的形象。

16. 特别报告员非常密切地注视于1996年4月至5月开始履行职责的布隆迪观察团的活动，并欢迎它与布隆迪当局，特别是与国防部及其一般工作人员、内务和公共安全部和司法部建立良好的关系。观察团目前包括在布隆迪的9名观察员和1名安全干事，而另外10人即将抵达。至今为止，尽管安全条件往往非常不稳定，但观察团在外地进行了大约40次调查，主要是在布班扎、布琼布拉市政府、布琼布拉农村地区、布鲁里、锡比托克、吉特加、卡扬扎、穆拉姆维亚、穆因加、Ngoyi、鲁塔纳和鲁伊吉等省。观察团尚未访问的省份是坎库佐、卡鲁齐、基龙多和马坎巴省。

B. 布隆迪的情况继续停滞不前

1. 民主陷于停顿

17. 除了该国冲突的趋势以外，特别报告员特别关注 1996 年 7 月 25 日政变对布隆迪政治生活产生的后果。根据他所收到的资料，Buyoya 少校掌权以后，政界和军队中极端主义分子团体的立场开始激进化，因此，助长了布隆迪社会的进一步军事化。

18. 非洲前线国家为了迫使事实上的政府恢复 1993 年没有成功的民主化试图中涌现的机制而对它实行了经济制裁，迫使它缔结停战协定并与布隆冲突中所有各方进行认真的谈判，但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尽管布隆迪当局恢复了全国议会的一些特权，并取消了关于停止政党和政治与社会协会活动的命令，但它坚持拒绝恢复对布隆迪第一个民主体制作出规定的 1992 年 3 月的宪法，也拒绝批准政党举行公共示威。

19. 此外，尽管事实上的政府宣布在某些条件下它重视和平并开放进行谈判，但它最近通过的一些措施往往表明，它希望追求战争和征服所有敌人。1996 年 12 月 1 日法令规定，所有公民均须提供国家义务公民服务，其形式是在包括教育、国防、保健、社会工作、环境和重建等公共事业或发展领域里向国家提供无报酬的义务服务，这直接影响到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因为他们无法正常上课。凡拒绝提供公民服务者均可能被判处进行一个月至一年的惩罚劳动。1996 年 12 月 24 日的第二项法令规定由于其活动而得到收入的所有自然人和法人均须向国家福利交纳费用。据报告，当局要求主管部门进行研究以确定农民交纳的战争费用，同时也要求政府成员和具有部长级别或特权的人每人交纳相当于 25,000 布隆迪法郎(大约 80 美元)的费用。由于这些行动，包括政府政策强迫许多胡图居民搬离其山丘地带在别的地方重新定居，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事实上当局的行为是建立在征服叛乱分子的战时原则基础上的，而且它每天越来越偏离谈判的道路。他绝对看不到有任何迹象表明布隆迪已经开始执行和平与和解的战略。

20. 在国内，即使在进行了停火并与冲突所有各方进行谈判的条件成熟之前，也已经到了某些布隆迪人中间进行国内辩论的时候。由于 1996 年 10 月 12 日阿鲁沙会

议没有取消对布隆迪的制裁，事实上的政府宣布它准备放弃与叛乱分子进行的所有谈判，直到禁运取消为止。

21. 尽管 1996 年 12 月初，中非国家领导人在布拉柴维尔(刚果)举行首脑会议，而且其中一些领导人在 Ougadougou(上沃尔特)举行法语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这两次会议都赞成取消对布隆迪的制裁，但坦率地说，布隆迪的政治气候是令人痛心的。由于主要是为了执行国际调查布隆迪问题委员会的结论，总检察长对国民议会议长、布隆迪民主阵线总书记、布隆迪民主阵线议会小组主席和几名高级军官提起了法律诉讼，国家进步联盟和布隆迪民主阵线代表之间普遍相互猜疑。所有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是动摇有关政党、毒化它们各自之间的关系并使真正和建设性的对话的所有前景变得遥遥无期。被废黜的前总统 Sylvestre Ntibantunganya 仍然躲在美国驻布琼布拉大使馆里。

22. 自从全国维护民主理事会主席 J·Nyerere 的许多支持者及其武装阵线——民主部队的成员离开扎伊尔在坦桑尼亚建立新的叛乱分子基地，而他们的首领显然暂时在内罗毕(肯尼亚)定居，布隆迪问题调解者前总统尼雷尔发出的倡议在布隆迪越来越引起各种反响。据报告前总统尼雷尔收到了死亡威胁，因此似乎难于发挥调解者的作用。国家进步联盟主席在 12 月 11 日的信中显然拒绝了前总统尼雷尔提出的关于前往阿鲁沙讨论和平对话可能性的提议。12 月 12 日至 14 日在阿鲁沙(坦桑尼亚)会议上，前总统尼雷尔分别会见了国家进步联盟和布隆迪民主阵线代表团，这两个代表团之间没有进行任何意见交流。国家进步联盟代表前往阿鲁沙没有问题，但本来应该代表其政党参加会议的布隆迪民主阵线的两位成员——布鲁里省总督和该党发言人却在最后一刻发现检察长办公室不准他们离开布隆迪。布隆迪民主阵线最后由其在肯尼亚流亡的主席 Jean Minani 先生作为代表。事实上的政府派出一个由外交事务和合作部长率领的代表团。这次首脑会议于 1996 年 12 月 16 日和 17 日在内罗毕举行，除了前总统尼雷尔和非统组织秘书长以外，其他非洲国家首脑还第一次聚集一堂讨论大湖危机问题，其中包括曼德拉总统(南非)和穆加贝总统(津巴布韦)。在布隆迪方面，国家进步联盟和争取民主和经济与社会发展联盟拒绝参加会议，但布隆迪民主阵线主席和全国维护民主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参加了会议。

23. 最后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全国维护民主理事会于 1996 年 12 月 23 日单方面宣布为期 11 天的停战，并警告布隆迪军队不得借此机会来袭击全国维护民主理事会

的阵地，也不得在布隆迪全国各地重新调配部队，否则全国维护民主理事会将作出强烈反应，但这项宣布根本无助于缓和气氛。同时布隆迪当局拒绝了这项提议，认为这是它们的宣传伎俩。

2. 国民议会，威胁之下有名无实？

24. 根据布约亚少校 1996 年 9 月 13 日颁布的一项命令，国民议会恢复了职责，但仍然不能参与有关临时政权的任何实质性辩论，根本没能正常行使职能。尽管事实上的政府取消了对议会的禁令，但是并没有恢复宪法体制，也没有为议会的运作保证最起码的条件使议会所有议员出席会议。国民议会有 81 名议员，65 名来自布隆迪民主阵线，16 名来自全国进步联盟。现在出席国民议会的仅为后者议员，有时人数仅达 10 人。国民议会议长曾进入德国使馆避难，多个星期没有出来，据说于 1996 年 10 月 17 日召开了一届议会常会，刚一宣布开会就发现，81 名议员中仅有 36 名出席，不足法定人数。特别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参阅 4/51/459 号文件第 35 和 36 段)已经说过，议会迄今为止未能就有害国家的任一紧迫问题做出决定。

25. 至今为止，临时当局未能保障议员不受侵犯，也不能防止其本人或家人的安全受到破坏。据说有的议员被抄家或受到法律诉讼。据说国民议会议长 1996 年 11 月 22 日受到检察长长达 7 个小时的严密讯问，内容涉及 1993 年 10 月事变之后在布琼布拉省乡间参与种族灭绝行为的指称。就在这次盘问之后，国民议会议长险些没能逃过“保护少数人青年团结组织主席策划的一次人身袭击。

26. 各国议会联盟最近暂停了布隆迪的成员资格，现正对 31 名议员的下落进行调查，这些人要么是被暗杀，要么是受到暗杀未遂之害，受到死亡威胁，或流亡于国外。各国议会联盟 1996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96 次大会强烈促请布隆迪当局立即恢复一些议员的权利，包括沦为难民或在海外政治避难的 N.Ndihokubwayo 先生、I.Kubwayo 先生和 Ndanga 先生，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允许被迫流亡的议员返回家园，不必为生命和人身安全担心。各国议会联盟还表示希望了解据说在布琼布拉躲入某国使馆的另两名议员 L.Ntibayazi 和 F.Banvuginyunvira 先生的情况。

3. 负荷过重和条件低下的司法系统

27. 从特别报告员最近得到的消息看,他只能重申对于布隆迪法律系统几乎完全处在一无所有的状态深感关注(又见 E/CN.4/1996/16/Add.1 第 26-30 段和 A/51/459 第 52-54 段)。上诉法庭、检察官和在职工作的官员没有准备被告案件档案和法庭听证所需的任何东西,他们没有纸张、复印机、打字机,也没有进行调查或将被拘留者从监狱带到法庭的交通工具。致使布隆迪司法系统各级处于瘫痪状态的原因还尤其在于缺少经过训练或合乎资格的人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布隆迪办事处主办的法庭书记员和其他地方法院工作人员的讲座于 1994 年 6 月开办,极为有用。

28. 布隆迪各监狱的在押人数不断增加。例如, Mpimba 中央监狱的囚人人数在 1996 年 10 月至 12 月间从 1,725 人增加为 1,853 人。监狱部门向观察团提供的 12 月数据表明,有 1,615 人处于审前拘留阶段,据说被判死刑的人中仅有 181 人曾受过审判。妇女和儿童似乎仅增加了少数几个人。

29. Gitega 中央监狱的囚犯人数有大幅度增加,登记的新犯人约为 545 人,使总人数从 1996 年 10 月份的 858 人增加到了 12 月的 1,403 人。在同一期间,女犯人数从 29 增至 40 人。

30. 这些人中多数似乎是被保安人员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或者仅凭一份简单的逮捕报告书抓来的,受到任意关押,经常达一年以上,连法官都没有见过,看来他们没法找律师为自己辩护作准备特别报告员痛心得知,在转送监狱之前被关在军营或警察所的囚室时许多犯人受到了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甚至得不到正常的食物。据报告说,被关在囚室时显然受过毒打的一些囚犯在到达监狱后不久就死去了。在最近几个月内, Muyinga 监狱据说每个月内发生的此种死亡多达 15 起。

31. 囚犯(至 1996 年 12 月底全国共有 7,525 人,包括 6,193 名审前拘留犯)的大多数是据说被控参加 1993 年 10 月大屠杀的胡图族人。其他的控告还包括杀人、打人、抢劫、参加武装团伙、破坏国家安全、刑事同谋犯、杀人从犯和阴谋杀人。

32. 为了使 1996 年 11 月开始的刑事法庭能第三次升庭,纠正迄今所指出的各种明显不足和限制判决中的任意成份(又见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第 105、106 和 110 段中的建议),特别报告员在早先的报告(E/CN.4/1996/16 第 146-153 段、E/CN.4/

1996/16/Add.1 第 58 段(d)和 A/51/459 第 72、73、79 和 80 段)中要求进行的布隆迪法律系统的改革更加势在必行。

4. 千疮百孔的经济

33. 据布隆迪有关部门说,在 1996 年底,全国因经济制裁而受到的损失约达 1 亿 6300 万美元。自禁运实行以来,据说包括啤酒和无酒精饮料在内的各种食品价格上涨了 60%至 150%,主要原因是 1993 年 7 月 25 日政变后的货币贬值。

34. 布隆迪燃料普遍短缺,也引起交通运输费用的大幅上涨,向受粮食减产影响最重的地区分运种子更是障碍重重。

35. 粮农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说,由于经济制裁和内战的双重原因,1996 年的农业减产估计为,谷物 53,000 吨、69,000 吨豆类、181,000 吨根块作物和 123,000 吨各类香蕉。

36. 但是,随着经济制裁的延续,一些精明的业主显然利用大型公路运输队从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进口了大量燃料(据说一升的成本目前为 2.50 至 3.00 美元)。从赞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经坦噶尼湖等路线将多种工业产品或消费品如水泥、盐和其他家庭和卫生用品走私进口至布隆迪似乎并不困难。

二、关于人权情况的意见

A. 侵犯生命和人身健全权的事件

37. 由于向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指称太多,将在本报告的增编中另行述及。

B. 强迫失踪

38. 虽然难以提供过去一年中据认为在布隆迪发生的强迫失踪人数的确切统计数字,但这种有增无已的现象的确继续与使布隆迪四分五裂的冲突有关。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数起失踪指称认为军队或警察参与了此种事件,有时还有叛乱分子。

39. 一个名叫 Magnus Nadimurirwo 的人 1996 年 5 月 10 日据称在 Mutanga 北部(布琼布拉市)距一军事哨所不远的家中被一名哨长逮捕。据他的家人说,当天执勤

的士兵似乎宣布逮捕是为了例行的讯问。据证人说，这个失踪者已经被打死，埋在 Gihosha 军事哨所附近。特别搜索队或政府检察官办公处进行的查找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40. 问答式传教者 Macaire Bavumiragira 据说 1996 年 9 月 14 日被 Muyinga 省 Muramba 县 Butihinda 区区长逮捕。他被带到 Kamaramagambo 的军营，在该处被关了约 12 天，然后被转交警察并被带到 Muyinga 的警察局。他的妻子显然多次去警察局寻找和打问他的下落，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41. 在上述某些失踪案中，失踪者家属曾求助于观察团，或曾采取措施澄清发生的事情。

42. 从扎伊尔暂时回到 Gatumba 临时营地的 Ferdinand Nkundwa 和他的儿子 Geoffoy 据说于 1996 年 11 月 1 日被士兵带走讯问。自那以后显然没有人再见过这两个人。据该营地其他返回者作证说，和他们一起被士兵带走并失踪的还有其他人。

43. Muramvya 省的 Melchior Bigirimana 和 Marc Sindayigaya 和 Rutana 省的 Leonidas Ndayishimiye 都是从扎伊尔返回的人，据说 1996 年 11 月 5 日在抵达布琼布拉 Rohero 区时被 Bashinahishize 上尉逮捕。这三名返回者显然经过了 Gatumba 的临时营地并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登记为难民。自那以后，似乎没有人再见到过他们。

44. 布琼布拉的农业工程师 Gerolf Désiré Mupenda 据说 1996 年 11 月 7 日到市政厅去取身份证时被警察绑架。他的家人自那时以后似乎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45. 在民事部门任编辑的 Jean Christophe Bavugirubusa 据说 11 月 7 日早上 4 时左右被在区长陪同下的特别搜索队警员逮捕，这些人是到布琼布拉市 Buyenzi 他的家中进行搜查的。此人后来似乎被带到特别搜索队的驻地，他的妻子在逮捕发生次日曾在那里见到过他。据说，数日以后，一名法警通知她，这名失踪者与另一名被拘留的人已于 11 月 11 日或 11 月 12 日上午获释。自那以后没有人再见过此人。

46. Kivoga 中学教员 Emmanuel Ntahomvukiye 据说 1996 年 11 月 9 日被布琼布拉农村 Mutimbuzi 县 Rubirizi 区区长 Muyange 在“Colline”逮捕，他在该校校长失踪后怀疑加入了叛乱集团。自那以后，他的家人再也没有见过他。

47. Rutegama 县学校教员 Laurence Rusuku 据说 1996 年 11 月 14 日在“商业银行”被当地市警察绑架。她的丈夫是布隆迪民主阵线的一名干部。自那以后，她的家人据说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48. Murumvya 省 Rutegama 县 Marumane 小学校长，37 岁的 Mathias Ngenda-banykwa 据说 1996 年 11 月 18 日在他的“colline”被一名巡逻兵逮捕，自那以后没有人再见到他。据一名目击者说，他在被押到县军营时被处死。

49. 1996 年 11 月下旬，犹太教会的牧师助理和另外两人据说在 Cibitoke 省 Mugina 县的一个咖啡馆被捕，被怀疑是叛乱集团的同谋。他们被带到 Mugina 的军营。次日，军人告诉他们的家人，所有这三个人都已获释。自那以后，他们的家人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50. 62 岁的农民 Ntakanyuma 先生据报告说于 1996 年 12 月 30 日被 Bururi 省 Burumbi 县 Maramvya 区 Donzi 军营的士兵逮捕，陪士兵同去的是一些图西族青年学生。士兵们显然通知了该人的家属，说他已经获释，但似乎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见过他。

C. 迁移自由和选择居住地自由权利遇到的障碍

51. 反叛分子的袭击和布隆迪军队的报复引起成千上万的胡图和图西人大批迁移或逃往国外，就人道主义而言，这方面的后果要求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或在布隆迪的非政府组织迅速干预。仅在 11 月份，据说就有约 80,000 名布隆迪人为躲避 Ruhigi 省的战火而逃入坦桑尼亚的临时难民营，而扎伊尔的严重动乱似乎已迫使自 1993 年事件以来躲入几个不同营地的约 59,000 名布隆迪人返回。据说其中至少有 45,000 名已前往 Cibitoke 省，据说布隆迪军方和反叛分子在那里的交战尤为激烈。给援组织很难进入该地区。

52. 据 1996 年 11 月 27 日派人访问了该省的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说，在该处平原约生活着 100,000 名返回者和流离失所者，由于除少数溪流之外的所有水源均遭破坏，这些人没有饮用水。粮食供应是另一个严重问题，不安全的状况严重妨碍了为下一收割季节播种，而雨下得过迟也严重影响了明年的收成。

53. 另外，在 1996 年 12 月初至月底期间，仍有约 15,400 名布隆迪人也匆匆地离开了 Kivu 南部的难民营，越过 Cibitoke 省进入 Gatumba 的临时营地，该地距布琼布拉仅数公里，与布隆迪——扎伊尔边界不远。在布隆迪的观察团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有数十人在距 Gatumba 不远处越过扎伊尔——布隆迪边界时被打死。在同一时期，在扎伊尔住下的大约 5,000 名布隆迪人据说跨过坦葛尼喀湖到坦桑尼亚避难。

54. 同时，从扎伊尔大量返回的人趋向于集中在国内的若干特定位置。在 11 月上旬，事实上的当局为布隆迪返回者在当地定居设立了一个部间委员会，以期将这些人从 Gatumba 临时营地重新安置回其原来的省和县。显然，返回者被逐步送到布琼布拉市，然后是布琼布拉乡村、Bubanza 和 Cibitoke。但是，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惊人的报告说，来自 Kivu 的大量返回者在 15 天之内步行约 150 公里，处于力竭状态。显然已经发现了严重的恶性营养不良、便血和严重营养不良的病例。特别报告员对于把这些脆弱群体送回 Cibitoke 或 Bubanza 这样严重受冲突影响，没有饮用水及联合国系统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因不安全而无法送入多种援助的省份极为关注。

55. 无论如何，特别报告员认为，返回者形成的这种连续冲击波严重危及了被送回的脆弱群体的生存，在送回这些人的时候往往对于冲突区不加适当考虑，不供给医疗援助或适足的食物。因此，迫切需要找到其他较为合适的办法，终止在强迫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性质的遣返。

56.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强行将人赶入营地的政策，事实当局现在正在若干省份这样做，自称是要对民众群体加强控制，切断反叛分子的供应和扩员基地。在 1996 年 12 月，据报告说 Karuzi、Bubanza、Cibitoke 和 Ruyigi 省份有大批“collines”被居民遗弃。据说拒绝服从这一政策的人马上就被控与反叛者同谋，被视为敌人。然而，同意到为他们建立的营地去又会意味着失去反叛分子及其支持者的信任。在 12 月份下半个月中，Karuzi 省的情况尤其困难，因为据说当局想要强迫赶进营地的群体恰恰是来自显然有很多人支持反叛分子的社区。布隆迪当局据说正在考虑其他省份的此类进一步行动以求保护平民不受反叛分子的阴谋利用并查明其中的反叛人员。

57. 在 1996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布隆迪的流离失所者人数突然激增，主要原因是当局要把某些群体从“collines”移入营地的政策和交战加剧，百姓据说被

夹在反叛分子和军队的交火之中。有的消息来源说，可能已经被迫住进这种临时营地的布隆迪胡图人多达 200,000 人，甚至更多。另外，人们逃离战火，到家园周围的地带躲避。在布琼布拉农村地区，据说有数十人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状态，从藏身数月之久的树林中三三两两走出，在此期间，他们一直处在惊恐万状之中。有若干非政府组织认为，可能已有许多布隆迪人为逃离席卷 Cibitok 省的暴力而前往卢旺达。

D.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障碍

58.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一次报告(见 E/CN.4/1996/16,第 110 — 117 段)中提到了私营新闻泛滥的情况，全国通讯委员会最后终于因此而将这一部门接管起来。1996 年 3 月 18 日的决定规定，这一新闻管制机构暂停了七家出版物，等待进一步通知，并下令说，如果它们想继续出版，则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规则并对遵守情况迅速提供切实的证据。

59. 除了一两份刊物后来经主管当局批准重新营业外，现在的新闻界似乎正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自 1996 年 7 月 25 日政权更迭以来，报亭没有销售过报刊，只有一些以民族语言出版的不定期基督教月刊《Ndongozi》和双月刊《Intahe》(乌普罗纳党)。由于首都经常断电，报社对布琼布拉两大印刷厂负债累累，因此上述困难更形恶化。但近几个月来，由于暂时取缔政党，引起了一阵混乱，因此似乎影响到大多数政党的报刊，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如布隆迪民主阵线的《L'Aube de la démocratie》、乌普罗纳党的《L'Indépendant》、民主复兴党的《La Nation》、《Le Carrefour des idées》(乌普罗纳党和民族复兴党的极端分子)或乌普罗纳党的《La Liberté》。据称，象《Le Phare-Panafrica》的出版物在 1996 年 6 月底之前得到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援助。

60. 据报道，1996 年 11 月，三份报刊刚在首都的报摊上出现，当天就被文件处查封，借口是它们没有按 1996 年 11 月 26 日《布隆迪新闻法》第 24 条的规定遵守依法交存内政部或报刊出版所在省省长的最后期限(期刊为 24 小时，日报为 4 小时)。据称，1996 年 12 月 12 日和 16 日，内政和公共安全部长要求报刊编辑和国家通讯委员会遵守秩序，指责报刊编辑损害布隆迪的民族团结、公共秩序、道德和主权，请国家通讯委员会利用其权力使出版物的编辑回归正道，否则将依法惩办。

61. 从此以后，私营新闻一直受到文件处的严密检查，它公然地经常视察印刷厂。据报道，出版报刊的成本急剧上涨，并不是因为不断的报禁，而是因为取消了国家补贴和广告收入大幅度减少。鉴于得到的最新情况，特别报告员非常希望教科文组织在布琼布拉开设新闻中心的方案尽早结出成果，以帮助布隆迪新闻界克服它目前所处的困难重重的僵局。

E. 侵犯达到适当生活标准的权利和健康权

62. 布隆迪的内战对布隆迪人民的粮食安全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粮农组织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估计说，1996年布隆迪的粮食总产量将为350万吨，与1995年相比减少3%，与1988至1993年相比减少4%。

63. Kayanza、恩戈齐、Kirundo、穆因加和Cankuzo等省可望获得“正常的”收获。据说，因1996年气候不利，粮食欠收，基特加、穆拉姆维亚、Rutana、鲁伊吉、Makamba和布琼布拉等其他省份已经实际上出现了粮食短缺的迹象。最后，受冲突直接影响，布班扎、Cibitoke和Karuzi等省已经遭受严重短缺。

64. 由于不安全和战乱，许多人口群体被迫逃离自己的自然生境，严重打乱了整个1996年的农业周期。人们被迫离开家园或迁移到某地，去种田时不得不要走很远的路。人道主义组织在向贫困的人口群体提供粮食援助时有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加重了农民生活条件的恶化。单就Karuzi省而言，粮食产量据说下降了50%，使妇女儿童明显出现营养不良症状。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在有些省份经常可以看到儿童肚子肿胀，头发无光泽。全国营养不良指数据说从6%上涨到12%。

65. 制裁对布隆迪人民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禁运而冻结了粮食进口，全国人口深受其害，特别是流离失所者或被驱散的人那样的脆弱群体受害更深。尽管向设于内罗毕的制裁委员会多次提出要求，但据报道化肥的商业进口仍然完全停止。虽然粮农组织批准向布隆迪提供4,000吨化肥，但迄今为止只收到一半，而且销售非常有限。无法订购农药。农药主要用于咖啡种植，如果农药缺乏，将对国家经济的基础部门带来严重影响，使依赖咖啡种植的人民没有经济收入。

F. 侵犯教育权利

66.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布隆迪的公私教育制度，因危机和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而受到严重影响。

67. 在某些主要由胡图族居住的地区，许多学校、卫生和社会基础设施完全遭毁，大批儿童无法上学，无法上诊所和医院治病或看伤，得不到教育用具或急救设备和药物。暴力和骚乱从一个省漫延到另一个省，致使许多教师、家长和儿童死于其难，造成村镇学校荒芜。在别的地方，教师缺乏，再加上孤儿的处境无望，使学校空空如也。在设有图西族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省份，常常用以前的学校或行政大楼收容这些人，使学校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

68. 对布隆迪的制裁被认为是布隆迪教育系统普遍贫困的一个因素，因为缺乏燃料，全国的寄宿学校无法得到植物和教育用品，而上这种学校的是获得中级教育国家奖学金的青年人(布隆迪青年人只有 10 至 20% 才能得到这种奖学金)。由于最近发生的情况，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可能要重新安排它的优先事项，因此它很快将无法继续向寄宿在学校的学生供应食物。这将使图西和胡图族的青年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因为这些学校同时也是他们的庇护所和相对安全的地方，特别是如果他们必须穿过众所周知非常危险的地区，处境就更为困难。据说，在有些冲突地区，当地中学的学生所处的情况同样困难，因为据报道，在这些地区，由于不安全，学生不能来往于自己的家和当地学校。

69. 据报道，教育界对布隆迪当局去年 12 月份在全国采用全民兵役制的做法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这是制服 1996 年 7 月政变前几个星期内特别不守规矩的青年人或者是使他们不受极端主义政客的冒险思想影响的一种办法。还有人认为，服兵役的目的，是使安全部队能够增强兵力，以使与受到极端主义支持的忠于胡图族或图西族的武装民兵作战。据说，有些青年人自愿接受考验，应征入伍，还有一些青年人则因害怕生命危险而想尽快脱离全民服役。在大学部门，由于义务全民兵役制，一两年级的学生便无法正常上课。在 1997 年全年，只有三、四年级的学生才能在大学上课。

70. 每一个布隆迪儿童和青少年上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权利遭到不可容忍的侵犯，特别报告员对此感到特别不安。布隆迪社会中将国家带出危机所急需的关键部门正在消失。

71. 由于缺乏维修设备，许多教具和教材无法使用。由于通货膨胀，有些物品的价格猛涨，有些高达价值的 100%。

72. 国内许多地区的新学年开学很晚，推迟达四个星期，有些甚至更晚。因此，当局不得不将圣诞假期缩短至 5 天，而不是原先计划的两个星期。

三、最后意见和建议

A. 最后意见

73. 特别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民主作为尊重和享有人权的必要条件的重要性(A/51/459,第 37 段)。根据这一原则，特别报告员希望重申，一个新的体制，即使是过渡性的，也不能有新的事实上的当局单方面确定，而需要真正的民主对话，要有布隆迪社会所有的政党和所有阶层参加。

7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在非洲统一组织 1996 年 8 月 5 日发布的新闻稿中，非统组织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制的中央机构要求布琼布拉政权立即采取步骤，终止不合法性，恢复布隆迪的宪法秩序。特别报告员在他上一次提交大会的报告(见 A/51/459,第 40 段)中热烈赞扬这些非洲国家决定对布隆迪实行经济制裁的决心，因为他认为，首先，近年来中非各国的民主情况有所改善，各国领导人的地位因最近各自国内的民主选举而有所加强，他们再也不能容忍政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大湖地区稳定的直接威胁。如果用秘书长布隆迪问题前特别代表 Ould Abdallah 先生的话来说：非洲的民主不可避免地会到来，这也并不意味着实现真正的权力分享不需要长期的过渡。² 特别报告员希望这些措施会使布隆迪当局迅速实实在在地表现出它们愿意满足下令禁运的国家的要求：恢复宪法秩序，禁止屠杀和暴力，达成停火，发起由所有布隆迪人参加的全国辩论，布隆迪冲突各方开始认真谈判。

75. 但是，从禁运开始一直到近几月，特别报告员一直在关注着经济制裁对各脆弱群体，如流离失所者或被驱散的群体、返回者、医院病人、精神病人和孤儿等

等的有害影响，因为他们的生存严重依赖联合国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在上一次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些措施正在对城镇人民，特别是对城市的上层人士发生真正的影响，也使农村地区的生活更加困苦，因为那儿的人常常很贫穷，而且由于暴力和内战，就更加难以经常获得医疗、卫生、各种基本货物以及初中级教育等等。

76. 特别报告员感到宽慰的是，他听说设立在内罗毕的制裁委员会 1996 年 9 月 6 日商定做一些让步，使联合国机构能继续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制裁委员会批准婴儿食品、医院医疗用品、实验室设备、供冷气管使用的煤油、燃料和通讯设备等不属禁运之列。他注意到第一批货已运给粮食计划署、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尽管这些机构在后勤与行政方面遇到各种障碍，阻碍他们从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经路运和船运将这些期待已久的物品运过去，但这也补充了它们各自的食物、谷物、化肥、疫苗和输血设备等的供应。

77. 但是，尽管由于充足的人道主义原因而放松了制裁，但特别报告员仍不得不注意到，禁运继续下去，致使布隆迪大多数人已经非常困难的营养和卫生条件更加恶化。上述脆弱群体，更普遍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获得的人道主义援助越来越少。

78. 此外，制裁的后果仍然在严重影响所有在布隆迪从事工作的人道主义机构，尽管制裁委员会同意作出一些让步。制裁也在影响食品和其他救济物品的质量或数量，并使获批准的行动延误。虽然联合国机构和外交界最后都能够获得供运输和维持冷气管所需的最低限度燃料和煤油，但不能说非政府组织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它们的援助方案与联合国机构的援助方案一样，也因饮用水供应的延误而受到不利影响。缺乏燃料，再加上首都电力短缺，后果有时迫使有些人道主义机构用大量的燃料储备来用办公室发电机发电。农业部门也受到不利影响。如果不在今后几个星期为下一次收获向全国农民不折不扣地分发额外种子和化肥，那么这期间的农业产量可能下降至少 40%。

79. 特别报告员尽管没有再进一步细说经济制裁的问题，但他指出，制裁除了对布隆迪人口的生活条件带来不利影响外，根本没有达到目的，即对事实上的政府充分施加压力，使它恢复布隆迪的法治和宪法秩序，终止使布隆迪四分五裂的冲突和暴力，恢复和平，因为这是布隆迪国内对话、民主化和和解进程的必要条件。

80. 不幸的是，特别报告员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事实上的当局对军方或布隆迪普通公民严重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行为的态度有任何显著变化。相反，在以它们调查对违犯行为的指称的义务为基础的公开化政策或者在布隆迪或有关事件发生的省份用同一个声音发表意见方面，当局遇到重重困难。

81. 尽管布隆迪三年内战期间到处不安全，恐怖平衡不很稳定，但仍然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政府，能够采取行动，这与因内部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其他国家不同。布隆迪的两大种族拥有现代管理人员，他们在著名的外国大学获得文凭，其中有些目前在事实上的政府中担任职位。在陷入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危机之际，为适当管理国家事务，布隆迪最需要的正是这种工作能力。

82. 特别报告员认为，大湖地区的情况仍然一触即发，正在影响着扎伊尔、布隆迪和卢旺达的数万，乃至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者和平民。尽管国际社会多次保证制止武器贩运，但该地区个人武器泛滥是早已众所周知的。布隆迪冲突各方为复仇或报复进行屠杀，从其规模来看，再供应武器，只会使冲突恶化，引起进一步的暴行。³ 据报道，发现在整个地区出售的武器来自位于几乎所有大陆的十几个国家。

83. 特别报告员感到特别担忧的是，他收到资料表明，流亡的酋长不顾对贩卖武器的禁令，仍在获得武器，在难民营继续军事训练，这些酋长是原先武装部队或卢旺达民兵的成员。收集到的资料表明，武器销售以及随之而进行的军事训练在大湖地区没有收敛。

84. 特别报告员在他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向安全理事会建议考虑能否立即建立一个国际法院，对下令和执行谋杀恩达达耶总统、对图西族种族灭绝和随后屠杀胡图族的人予以起诉的问题(见 A/51/459, 第 79 段)。在这之后，特别报告员对事实上的布隆迪当局在 1996 年 10 月 23 日的信中为此向秘书长提出的要求感到高兴。

85. 特别报告员认为，绝不能脱离布隆迪所在的区域情况来解决布隆迪的问题。对于大湖地区的危机，必须要从整体上来谈判解决。国际一级缺乏统一的政策，一直是近几月来危机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国际社会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一直忽略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使该区域的各国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达成区域性的政治解决。在这方面令人不安地注意到，近三年来向布隆迪提供的发展援助已经从 15 亿法郎减少到仅仅作为应急援助的 3 亿 5 千万法郎。⁴ 还可

以注意到，该区域各国越来越有必要加强广泛的经济一体化，以抵消这些国家人口压力的灾难性后果，因为这是它们社会中许许多多紧张局势的根源。

86. 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在大湖地区达成考虑长期不稳定局势根源的政治解决办法。正如特别报告员自他的使命开始以来不断指出的，扎伊尔近期事件只是影响该地区更大范围危机的缩影。这一悲剧的部分原因是所涉国家政府——更不用说国际社会——没有制订战略有效解决引起1996年第四季度紧张局势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报告员希望衷心地告诫大湖地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与刚提及的事件类似的危机很可能再次发生。这类危机不仅会增加该地区各国的不稳定，而且还会带来许多潜在的后果。除非全面协调和认真谈判能够使主要参与国一道克服困扰各自国家的弊端，即不受惩罚、种族灭绝(其性质和范围依国家情况而有不同)和贫穷，否则局势将愈加难以控制。

87. 为消除这些问题，亟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有关国家的司法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采用有效的机制保护和促进不断受到蓄意侵犯的人权；就国籍、公民权、难民地位、住所和出于经济原因的移民这些该地区的长期问题达成区域协议；通过经济措施，恢复该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重建稳定，创造可为所有人接受的生活和安全条件，从而消除贫困；限制武器聚集的后果，限制某些国家中一味扰乱邻国稳定的武装团体的存在；最后，协助有关国家的政府制订负责任的国家政策，打破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排斥，设法反映各自社会和利益，包括少数民族的利益。人道主义援助可有助于拯救生命，但无法代替具有解决结构问题的政治意愿的民主体制。

88. 全理事会第1078(1996)号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宣布建立一支多国部队，并于1996年11月9日正式授权组建。特别报告员殷切希望这项建议能够变为现实，以便利扎伊尔东部的人道主义行动。后勤手段已经具备，这支非统组织一贯倡导、开始时打算设在基伍的部队，如果建立起来，可以更迅速地查找西部毗邻基伍的整个敌对地区的难民营地，然后设法限制甚至说服布隆迪冲突的一些参加者，对他们施加影响。特别报告员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国际社会不给予充分的政治支持，也因为卢旺达屡次反对这项行动，构成这支多国部队核心的国家在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在乌干达 Entebbe 建立基地之后不得不放弃共同的努力。布隆迪也表示，只要对该国的经济制裁不取消，它不会允许这支部队利用它的领土。

B. 建 议

89. 鉴于布隆迪人权情况持续严重恶化，特别报告员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交这份报告时，迫切希望提请布隆迪事实上的当局和国际社会注意以下建议以及他在第一份报告(E/CN.4/1996/16, 第 144 至第 170 段)、该报告增编(E/CN.4/1996/16/Add.1, 第 57 至第 72 段)和提交大会的报告(A/51/459, 第 59 至第 81 段)提出的建议。难道布隆迪领导人、国际社会在布隆迪的主要参与者和大湖地区明确考虑利害所在和所涉危险，协议达成在布隆迪和邻国恢复和平的协调综合战略的时机还没有到？

1. 国家一级的行动

90. 特别报告员紧急呼吁布隆迪领导人与布隆迪社会各阶层一道积极行动在该国恢复民主。特别报告员冒昧地提醒他们，在布隆迪实现持久的和平，必须以具体和现实方式公平解决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权力分配这一关键问题，向少数人提供可靠的、真正的保证，确保多数人的权利切实得到尊重，以克服布隆迪社会一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

91. 1997 年初，特别报告员深信，布隆迪冲突各方包括目前在布隆迪境外的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真诚的实质性对话，藉以达成协议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主持下进行谈判。

92. 特别报告员希望再次迫切要求事实上的当局立即结束该国发生的暴力和屠杀，寻找和起诉责任者。他还促请它们不遗余力防止布隆迪军队和安全部队进行法外处决或即审即决、强迫失踪或任意逮捕以及虐待等活动。他还坚决要求当局和军队及保安部队的总参谋长公开教导他们的下属绝对应该立即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参加屠杀的往往是军事人员，有时在图西族流离失所者或民兵的帮助下进行屠杀，被杀害者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93. 必要时，武装部队成员应知道他们有权拒绝执行将造成杀戳的命令。如他在以前提交大会的报告(见 A/51/459, 第 68 段)中要求的，特别报告员呼吁事实上的当局在军队和保安部队中建立指挥系统，以便高级军官对下属所犯的侵权行为真正负

责。军事人员无论是现役还是非现役，只要他们对这些活动的参与得到证实，都应被撤职。

94. 特别报告员还呼吁反叛集团领导人具有责任意识，确保它们在与布隆迪军队之间常常造成众多平民伤亡的冲突中遵守国际习惯法的某些基本人道主义规则，并应对任意暴行都应严肃惩罚。

95. 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政府希望使国际社会相信，军队既不鼓励也不容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它就必须让观察员自由进入调查向他们报告的事件。特别报告员希望对事实上的当局屡次表示愿意在布隆迪接受更多的观察员(开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确定为 35 人)表示赞赏。特别报告员殷切希望，尽管目前的局势还不安全，但观察团也应迅速增加在该国有严重侵犯人权情况省份派驻的工作人员。

96. 特别报告员促请事实上的政府履行 Buyoya 少校的诺言，提供调查结果，澄清 1996 年 9 月 30 日在据报 Cibitoke 省发生众多起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时候，卢旺达爱国阵线士兵仍用武力将 392 名在卢旺达的布隆迪难民驱赶到该地区的指控。据报人们担心，如果把这些布隆迪难民驱逐回国，他们的生命和身心健全可能受到威胁。本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发出的呼吁迄今没有收到答复。

97. 特别报告员在等待对 1996 年 6 月 4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三名代表在 Cibitoke 省 Mugina 附近被害案件确切情况的独立、中立、客观和全面调查结果，并查清责任者。除非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责任者受到起诉和应有的处罚，否则他不会满意。特别报告员还在等待布隆迪当局提供 1996 年 9 月 9 日 Gitega 主教 Mgr. Ruhuna 和随行的两名修女惨遭杀害一案的准确情况，并要求立即找到凶犯加以逮捕。

98. 特别报告员着重强调事实上的政府需要向非政府组织提供必要的安全，没有安全，它们便无法继续帮助由于冲突和对该国的经济制裁已遭受很大痛苦的布隆迪人民中的脆弱群体。(另见 A/51/459, 第 55 段)。

99. 特别报告员促请事实上的政府向返回者提供保证，使他们免受企图谋杀、即审即决或对其身心健全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威胁。他坚决反对在该国建立流离失所者营地——无论是胡图族还是图西族营地，即使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的理由是不同的——的政府政策。他认为，这样做将使布隆迪社会内的关系更加紧张，加剧仇恨

和排斥的情绪，不利于民族和解，也增加陷在布隆迪政府矛盾中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援助组织活动的困难。

100. 特别报告员迫切地呼吁事实上的政府根据 1996 年 12 月共和国总统技术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毫不拖延地与冲突的其他当事方谈判停火协议，然后召开一系列和平会议，尽快地开始布隆迪人民期待已久的全国辩论。

101. 特别报告员坚信，这份报告中的建议可以使当局应付该国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重建司法机构；制订结束不受惩罚的战略；按不同的方针重新组织军队和保安部队的职能；确定布隆迪人民更广泛参与政治辩论的形式；以公平和国家两大民族都可接受的方式制订权力分配的格局，以便有可能过渡到民主政治制度，布隆迪的传统体制和政治文化可促进它的发展。

102. 特别报告员期待事实上的当局立即、毫不拖延地开始他在以前报告所提出的对布隆迪军队和保安部队的改革、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对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以便使目前被排斥在国家特权阶层之外的大多数人口能够进入各种国家机构(见 E/CN.4/1996/16,第 146 段、第 150 段和第 156 段； E/CN.4/1996/16/Add.1,第 58 段； A/51/459,第 61 段)。

103. 特别报告员请求事实上的政府不加任何歧视地取消对政治自由的限制，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侵犯生命权、身心健全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行为。特别报告员相信，行使这些权利是创造一种有利于缓解紧张关系、准备全国辩论和建立真正法制国家的必要条件，因为建立法制国家需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制定明确的标准。

104. 特别报告员促请事实上的当局保护议员们的身心健全，停止对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刑事诉讼，为流放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扎伊尔和肯尼亚的议员返国创造适当的条件，确保国民大会拥有举行会议需要的宪法保证。

105. 特别报告员迫切要求事实上的政府至少推迟执行 1996 年 1-3 月和 6 月刑事法庭头两次开庭做出的 89 起死刑判决和 36 起无期徒刑判决，以及另外 23 起死刑判决；还应推迟执行据报 1996 年 11 月开始的第三次开庭做出的 13 起无期徒刑判决。在这些被判有罪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司法保障，特别是审判期间的法律顾问和律师协助时，特别报告员无法接受这些判决的执行。当局希望进行的反对不受惩罚的运动不会从执行上述判决中得到任何帮助。

106. 虽然充分意识到布隆迪司法制度运行遇到的重重困难，但特别报告员仍然认为他有责任建议当局确保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第 10 条和第 11 条，该条规定每一名被告都有权受到公平审判，包括有权得到为其辩护的法律协助。他迫切提请他们注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6 条第 2 款、第 14 条和第 15 条，这些条款规定只能根据犯罪时实行的法律，并经过公平审判后，才能对最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他还提请注意联合国其他关于保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者的权利的决议。

2. 国际一级的行动

107.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对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和非统组织秘书长尼雷尔前总统的祝贺，他们不懈努力寻求解决布隆迪危机，并尽最大可能避免这场危机。为此，应热情地鼓励尼雷尔前总统继续进行翰旋，促使布隆迪冲突的所有当事方进行建设性对话，最终开始建立和平和民族和解的具体谈判。

108. 特别报告员还希望热烈祝贺新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就任联合国的最高职位，真诚地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布隆迪的冲突和影响大湖地区的危机能最后平息，象人们希冀的那样和平解决。

109. 一方面，特别报告员认为布隆迪冲突各方开始谈判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他也相信调解人尼雷尔前总统和该地区其他国家首脑向他们提出一项联合宣言可有助于推动布隆迪的和平事业。这项宣言可以围绕以下各点来拟订：
(a) 谈判的目标是结束暴力，向冲突各方提供可靠的保障，保证它们现在或未来不再有种族屠杀；(b) 对制止将来的种族灭绝而言，在联合国、非统组织和该地区其他国家首脑主持下进行的谈判可能比冲突每一方的单方面宣布更有保证；(c) 作为结束该国暴力活动的第一步接受停火，必要时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应列为谈判议程的第一项。

110. 特别报告员促请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资助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外国律师协助下设立的法律援助计划，以便使布隆迪的司法制度具有应付现有挑战所需要的手段。如果国际社会不同时给予大量的援助和合作，无法要求该国政府在司法制度的运行上做出重大改进。有关支助计划的目的是使布隆迪司法制度能够发挥社会“调解器”的作用，恢复它的活动，消除不受惩罚现象，促使布隆迪社会主要

派别开始公平的对话。第一批三名外国律师预期于 1997 年 2 月到达布隆迪，协助他们的布隆迪同事为 Bujumbura, Gitega 和 Ngozi 刑事法庭第三次开庭将要审理的被告辩护(另见 A/51/459/, 第 52-54 段)。

111. 特别报告员促请大湖地区各国确保它们的领土不被武装团体用作违反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向其邻国发动进攻或攻击的基地。他还强烈要求它们兑现它们 1996 年 3 月 18 日在突尼斯首脑会议做出的承诺，特别是打击武器贩运和禁止武装培训反叛团体以防止边界武装攻击的承诺。他殷切地希望消除非法和无限制地输入武器和有关器械对大湖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构成的威胁。为此，他建议非统组织对大湖地区国家实行全面武器禁运。该地区的国家最近表示认真推动民主、消除布隆迪的冲突，是支持全面禁运的一个有利迹象。

112. 特别报告员请求立即对布隆迪实行武器禁运。武器禁运不仅应适用于事实上的政府，也应适用于反叛团体，以防止所有武器流向布隆迪冲突各方的手中。

113. 应鼓励联合国成员国对其参与武器贩运、违反联合国宣布的禁运的公民采取法律措施，即使这类个人是在第三国经营，也应对其采取措施。如果国家立法没有惩罚这类犯罪的规定，应强烈促请大湖地区国家的政府颁布国内立法，对这类行为的责任者进行起诉。应优先以一切手段禁止无监督地向大湖地区运输武器，防止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严重升级。

114. 如他在前一份报告所述(见 E/CN.4/1996/16/Add.1, 第 70 段)，特别报告员希望能对命令和受益于武器贩运的人采取特别措施。他请求冻结他们的银行帐户，撤消给予其家庭成员的研究金，拒绝发给他们出国旅行的签证。

115. 在秘书长特使、加拿大驻美国大使 Raymond Chrétien 先生于 1996 年 11 月进行斡旋、试图解决扎伊尔危机以后，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就表明了它们的政治意愿，愿意做出持续的合作努力。没有长期的合作，国际社会难以维持特使访问大湖地区点燃的希望。特别报告员欢迎新的秘书长最近宣布任命大湖地区特别代表，驻在内罗毕。这样特别代表必要时可以有机会会见该地区的各位领导人，并与他们发展工作关系，以便利于寻找协调和综合解决该分区问题的办法。

116. 特别报告员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要求联合国召开一次大湖地区和平、安全和发展问题区域会议。同时，他坚决重申他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增编所载的建议(E/CN.4/1996/16/Add.1, 第 60 段)。他在建议中要求

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联盟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国家、联合国秘书长、他的特使或安全理事会代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驻 Bujumbura 办事处，以及在现场开展活动的国际非政府援助组织或人道主义机构尽快地达成一项解决困扰布隆迪的各种问题的协调和综合战略，应将布隆迪人民目前的灾难和他们结束灾难的愿意牢记在心中。

117. 鉴于布隆迪形势和目前影响大湖地区的危机急剧恶化，特别报告员强烈建议人权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期间安排一天时间审议该地区面临的问题，最后按分管布隆迪、卢旺达和扎伊尔人权情况的三位特别报告员表达的愿望通过一项联合《宣言》。

注 释

¹ Rodley, Nigel, "Can armed opposition groups violate human rights?", Kathleen E. Mahoney and Paul Mahoney, Human Righ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93, p. 318.

² Ould Abdallah, Ahmedou, La diplomatie pyromane, Paris, Calmann-Lévy, 1996, pp. 143-144.

³ 见大赦国际 1996 年 11 月 4 日发出的采取有效行动制止武装大规模地流向大湖地区的呼吁, AFR 62/24/96.

⁴ Ould Abdallah, op. cit., p.89.

-- -- -- -- --